

奥古斯丁的基督教美学思想

奥古斯丁的美学观点不但直接影响了中世纪的基督教艺术创作，而且对浪漫主义、现实主义文艺思潮都有影响。

□ 李卫华



圣·奥古斯丁 (Saint Augustine, 354—430年)
是中世纪早期基督教学术界的中心人物。

奥古斯丁的《忏悔录》是早期基督教美学的代表性著作。在这部著作中，奥古斯丁主要阐述了如下美学观点：

一、万物因分有上帝的光辉而美

奥古斯丁认为，上帝是“至高、至美、至能，无所不能，至仁、至义、至隐，无往而不在。”上帝是“万美之美”，上帝是美的本体。上帝把他的美体现在创世活动中，因此世界上的一切事物无不体现上帝的光辉。他认为是上帝使“数”发生作用，从“无”中生“有”，创造了美的世界。奥古斯丁认为：“数始于一，一以其相等相似而美……（因此，一切之形成）初皆有赖于与一相等相似之形式，形式则有赖于美之效果，盖因美而生爱，因爱而生多，故此自一而始，一一相加，增殖而已。”奥古斯丁认为一是美的，整一、相等、相似、秩序、和谐都合而

为一，因而都是美的。美的形式原则就是寓多于一。等腰三角形比不等腰三角形美，因为后者含有的相等少；正方形比三角形美，因为它比三角形含有更多的等式；拥有最高程度相等的圆比其他图形更美。动物之所以美是因为它身体的两半保持均衡的数的相似；一个拱门的建筑之所以美，是因为建筑总体的两半式样相同并以一定的方式联系为一个统一和谐的整体。奥古斯丁的这个观点是精辟的，部分与整体的和谐关系是形式美的一个重要规定。

从奥古斯丁的上述观点中，可以明显看出毕达哥拉斯的“数的和谐”理论、亚里斯多德的“整一”原则、新柏拉图主义的“分有”说对他的影响。但奥古斯丁与古代学者的不同点在于，他把一切都归因于上帝的创造。也就是说，万物都为上帝所造，因为分有了上帝的光辉而美。既然万物都为上帝所造，都分有了上帝的光辉，那么，万物

都应当是美的。

二、丑是构成美的一个因素

奥古斯丁从三个方面来论证这个观点：

首先，有些事物孤立地看，是“丑”的；但把它放到整体中，在事物的相互联系中来看时，它又是美的。他说：“一个人如果像一座雕塑似的被安置在一座极其宏伟美丽的建筑里，他将难以领略他仅仅作为其一部分的这一建筑的美。如果一首诗中的音节具有生命，能够听到对其自身的朗读，它们绝不可能因措辞的节奏与美欣喜，它们无法把诗作为一个整体来感受和欣赏，因为诗正是由无数这种相同的、易逝的单个的音节所造就与完成的。”在奥古斯丁看来，美在于整体，把构成美的整体的单个因素从整体中抽离出来，就会变美为丑。

其次，“丑”作为美的对立面，可以使美更加鲜明突出。奥古斯丁举例说：“对照的方法使演讲词有美；阴影在一幅画中也有其作用；所以美是由对立的和谐所显示出来的。”在奥古斯丁看来，宇宙的统一性是美与丑的和谐，没有丑也就没有美可言。丑是为了烘托出整体中的美而存在的，正如恶是为了显扬善而存在的一样。因此，丑是形成美的一个因素，因为丑使得美更加鲜明。

第三，美存在于对丑的克服之中。比如罪恶，一经得到惩治，就会成为正义美的一部分；又如猛兽，一经被人捕获，就成了猎手英雄美的一部分。因此，丑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孤立地来看某一事物的某一部分，它



可能是丑的，但是从整体来看，则丑的部分恰好与美的部分彼此和谐，而且使美的部分更加突出。

总之，在奥古斯丁的美学体系中，有绝对的美和善，却没有绝对的丑和恶。上帝是绝对的真善美的统一体，但是上帝所创造的世界却是美与丑、善与恶的和谐统一。奥古斯丁将“美与丑的和谐”这个观念带进美学中来，使丑在美学中有其地位，确实是把美学推进了一步。

三、物质美是神性美的象征

象征是圣经中常用的一种艺术手法，也是早期基督教会传教时常用的手法。奥古斯丁对这一

问题的论述也有精采之处。

在奥古斯丁看来，世间万事万物都为上帝所造，都打上了上帝的烙印，因而都是上帝的象征。上帝是凌驾于世界美之上的至高无上的美，世界美的价值就在于它是神性美的象征。他说：

“太阳、月亮、海洋、大地、鸟、鱼、水、谷物、葡萄和橄榄树……这一切都在帮助虔诚的灵魂颂扬信仰的奇迹。”物质美是短暂的、相对的，而神性美则是永恒的、绝对的。就其自身来说，物质美可能雄壮动人，但与神性美相比较，便显得微不足道。物质美只有当它作为一种象征、一种领悟神性美的手段时，才是值得珍视的。因此，人不能只关注现实世界的美，而应当透过它去追求美本身，即上帝。但上帝的美不是以感觉，而是以心灵来观照的；要观照它必须有纯真的灵魂，必须使灵魂的羽翼飞向上帝，使灵魂接近上帝，使灵魂中有上帝，并得到上帝光辉的照耀，这样灵魂才能借助上帝的理性清除感觉的牵缠，从个别上升到整体，从可变上升到不变，从而接近美本身的美，即上帝的美。因此，奥古斯丁认为，要想认识美本身，必须对上帝崇拜热爱。心灵归于上帝，上帝才能抚爱心灵，上帝就体现在感情中，爱上帝就受到了上帝的抚爱，也就认识了上帝的美。奥古斯丁把审美归于信仰，这等于说“信才美”。

然而，人们常常被象征物

本身的色彩、形状所迷惑，反而忽视了它所象征的东西。在《忏悔录》中，奥古斯丁就曾严厉批评自己早年如何为美的形式所困惑，“曾爱上了多种多样的形式美”，反而忘记了这些东西为上帝所造。要使人们透过事物本身的形式美看到上帝的“灵光”，就需要传教士来启迪和唤醒他们。这是宗教和文学中运用象征手法的依据。奥古斯丁说：“正如我们要常常吞下一些有益的苦果一样，我们也要始终避开一些无益的甜果。但是，什么东西比有益的甜蜜性或甜蜜的有益性更好呢？”要使基督教教义成为“甜蜜的有益性”，就必须采用象征手法。

四、语象给人乐趣

为了进一步论述象征的意义，奥古斯丁提出了“语象”这个概念。

奥古斯丁说：“我以最大的乐趣，瞻仰圣人纯洁之身似被剪剃的绵羊……但为什么我看他们作绵羊，便使我乐趣盎然，苟若圣书无有绵羊为语象不先赋我以成见——圣人虽依旧是圣人——而我的乐趣便小了，这是另外一问题，且属很难解答的。然而，没有人会怀疑下述事实的真实性，当在某种情况之下，知识用语象表达，常能产生较大乐趣。另一事实，凡属艰苦追寻的东西，一旦到手则乐趣也更大。”意思是说，圣经中将圣人说成是

“被剪剃的绵羊”（绵羊象征纯洁，被剪剃象征因信仰基督教而消除了原罪，从现世的重负下解脱出来），比直接说他们是圣人更能带给人乐趣。在这里，奥古斯丁不但指出了语象的价值——在传播宗教时给人以乐趣，而且分析了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即象征语言的两个基本特征：一是形象性，人们总是借助生动的形象去领悟语言所指的事物或意义，因而产生乐趣；二是含蓄性，语象不是直白地表达含义，人们要把握语象的含义，必须借助联想、想象去推断，去猜想，把握语象需要付出代价，因而才能享受“艰苦追寻”的乐趣。

奥古斯丁还具体分析了圣经中的许多语象。他举例说，《创世记》中有“孳生繁殖”一语，“如果不考虑象征意义，仅仅着眼于具体，则一切从‘种子’产生的，都符合‘孳生繁殖’一语。但如着眼于象征意义——我以为圣经所以把祝福仅限于水中生物与人类，真谛即是如此——则无论在精神与物质受造物中，……我们都能找到芸芸众生。”意思是说，“孳生繁殖”的字面意义包括一切孳行繁衍的动物、植物以及人类的生态现象，但在圣经中，“孳生繁殖”是一个“语象”，只应从象征的意义上理解它。在奥古斯丁看来，圣经中的“水”象征着“不信上帝者的苦海”，在水中孳生繁殖的有两种生物：一是海洋深处的蠕行生物，它象征着人受物质的局

限不能了解上帝；另一类是天上的飞鸟，它象征着人的灵魂的羽翼飞向上帝；海水汇聚、陆地露出，象征着世上的人们节制欲望、信仰上帝而脱离苦海；陆地上结出果子，象征着人们的灵魂遵照上帝的诫命，结出“仁爱的果实”等等。可见，在这里，动物、植物的“孳生繁殖”都是人类的象征。因此，虽然万物都“孳生繁殖”，但上帝只祝福了水中的生物和陆地上的人“孳生繁殖”，这象征着“肉欲的人”经受“圣道”的洗礼，从而脱离了苦海，成为信仰上帝的“精神的人”。

圣经既是中世纪重要的宗教典籍，也是重要的文学作品。其中使用的象征手法既是宣传宗教教义的手段，也是一种重要的艺术手法。奥古斯丁对象征问题的论述，既有助于我们理解基督教教义，也有助于我们理解文学艺术在表现手法上的某些特点。在西方宗教和美学理论史上，奥古斯丁是最早注意到象征问题的人，他的看法不但直接影响了中世纪的基督教艺术的创作，而且对浪漫主义、现实主义文艺思潮都有影响，直至西方现代派某些艺术理论中仍有它的影子。

（作者为河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 李 巍